

刹车失灵刮倒老人医药费谁赔偿? 乱停乱放致人损伤却认为与己无关——

共享单车“肇祸” 责任分担有“门道”

随着共享单车骑行人数扩大,因共享单车引发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也在不断增加。面对共享单车引起的事故,使用者往往存在误区,要么自认倒霉,不追究平台责任;要么推卸责任,认为与己无关。由于证据难留、关系复杂,增加了受损害方追偿的难度。不追偿又助长使用者、平台逃避责任。

面对共享单车带来的安全问题,有律师提醒,共享单车使用者,发生事故后要及时取证和报警;同时与平台公司做好沟通,封存共享单车,保留证据;还要询问平台公司是否已为骑行用户买保险,将出险事故报告给保险公司。

面对一场“自认理亏”的维权,李洋决定放弃。6月28日出行早高峰,她骑着一辆刹车失灵的共享单车将一位老人刮倒,致其右小腿骨折,赔付医药费7万余元。她投诉到共享单车平台,平台表示,因为她没有事先检查刹车,不会赔偿。

事实真是如此吗?上海段和段(沈阳)律师事务所律师孟宇平表示,这是一起使用者对维权有误区的典型案例,共享单车平台应当负有连带赔偿责任。

据沈阳市城乡建设局统计数据显示,共享单车入驻沈阳后,最高日出行量达200万人次,用户平均出行距离2.2公里。随着共享单车骑行人数扩大,单车数量日益增长。然而,因共享单车引发的人身或财产损失事故也在不断增加。《工人日报》记者采访发现,面对共享单车引起的损害,使用者往往存在误区,要么自认倒霉,不追究平台责任;要么不负起责任,认为与己无关。

发生事故,使用者自认倒霉或自觉无辜

“李女士,既然单车存在故障,您应当在骑行前检查出来,并且不再使用发生故障的单车。而且车身上有‘检查刹车’的提示语。发生事故,我们表示遗憾,但我们不承担相关责任。”9月17日,李洋重翻出平台客服的电话录音给记者听。她告诉记者,当时她用手握了一下刹车,感觉并不是很灵敏,但也不是失灵。早上着急上班,四周没有其他车辆,她就开锁骑走了。平台的回复让李洋误认为自己应当承担全责。

然而,孟宇平从法律角度分析说,根据《侵权责任法》第四十一条规定,因

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,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。她劝李洋向共享单车平台请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。

现实中,共享单车的质量问题主要来自人为破坏。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二十六条规定,任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,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。那么,不是故意破坏,是否会被追责?

共享单车使用者林杨以为自己无过错,可最终反被“追偿”。今年5月,林杨骑共享单车去买菜,为了躲避逆行的电动车,林杨骑车撞树后倒地致车锁摔坏。当时没发现锁车后仍在计费,最终累计45元。他投诉到共享单车平台,该平台不仅表示计费无法退还,还要保留向他追偿损坏共享单车的权利。“我以为只要不是恶意损坏就不用赔偿了呢。”林杨说。最终,林杨虽然没有因损坏公共财物被起诉,但也没要回多计的车费。

与林杨不同,郭鑫鑫至今不觉得自己有过错。去年8月,她着急进银行办事,将未上锁的共享单车暂时停放在人行道上。3岁男童跑过该辆共享单车时被车撞倒,鲜血直流,被诊断为轻微脑震荡。男童母亲将郭鑫鑫告上法庭。郭鑫鑫在调解时辩解称,男童的监护人监护不力,男童没有注意撞到她停的自行车上,她没有责任。“要是撞到我身上,或者撞到我的行李箱上,难道还怪我吗?”而法官则认为,郭鑫鑫属于乱停乱放,应承担60%赔偿责任。

证据难留、关系复杂,不知如何追偿

让李洋最终放弃的原因是证据不

足。撞倒老人后,她立即锁车将老人送到医院。事后根本找不到故障单车,也没有拍照留证。平台解释说,使用者没有及时联系平台客服,平台只能按规程回收故障单车并维修。同时,平台也表示,李洋没有证据证明事故是因为车辆故障造成的,监控录像上看到李洋骑到路口没有注意瞭望和降速,所以撞上了老人。“我以为收集证据是交警和平台的事,结果是自己没留下来。”

“共享单车使用者和平台之间既是租赁关系,又是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关系。”孟宇平说。

在使用共享单车的过程中,使用者与共享单车平台之间存在着租赁合同关系。同时,使用者是消费者,共享单车平台属于经营者,二者之间法律关系也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。她认为,我国并没有共享单车专门的法规及规章制度。一旦出现人身或财产损失事故,法官会依据《侵权责任法》《合同法》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来判。此外,还涉及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等多部法规。因此,涉及的法条和情景过多,增加了受损害方追偿的难度。

各方不追偿助长使用者、平台逃避责任。一家共享单车的后台工作人员方慧向记者透露说,由于共享单车和共享助力车车速慢,发生事故后对人身及财产的损失小,大部分使用者选择投诉后和平台协商解决。有的自认倒霉,干脆不投诉,极少有起诉到法院的情况。同样的,由于平台为使用者购买了保险,对于损坏车辆或造成第三方损害的情况,除非行为极为恶劣,否则不会主动

追责。

依法依规,才能让共享单车骑行无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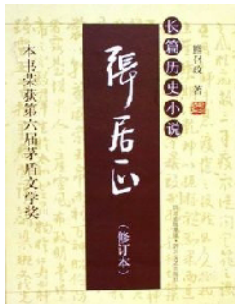
面对共享单车带来的伤害问题,沈阳市政府和多家共享单车平台一直在积极面对并解决。今年,沈阳将搭建沈阳市共享单车监管平台。共享单车企业维管不力,多次综合考评排名倒数第一,将被责令退出沈阳市场。同时,沈阳还试行了“骑行驾照分”奖惩机制,驾照分达到“优秀”的用户可享受更多骑行优惠,而失信用户则可能面临封号。截至目前,沈阳已有3973名用户被扣分,33名“失信”用户因乱停乱放、私占破坏共享单车被永久封号。

“尽快出台相关法规、意见或解释,可以把共享单车的管理写进交规里。”孟宇平说。比如,2018年11月1日施行的《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》第十九条和第二十条,对交通管理部门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行业履行哪些监管和服务职责,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经营企业应当遵守哪些进行了详细的规定,沈阳可以作为参考。

此外,孟宇平提醒共享单车使用者,发生事故后要及时取证和报警。使用者在发生事故现场,应当进行多角度、多方位的拍照取证。即便是相关部门不出具事故认定书,但出警记录对事故发生还是有一定证明力。同时与平台公司做好沟通,封存共享单车,保留证据,也方便事后鉴定。最后还要询问平台公司是否已为骑行用户买保险,将出险事故报告给保险公司。

(据《工人日报》受部分采访对象要求为化名)

张居正



熊召政 著

“在这种情势下,府县两级官学的生员对陈朱理学再也没有兴趣。纷纷自发地把一些讲述陆王心学的人请到学校去演讲。官学毕竟数量有限,这帮人唯恐陆王心学传之不广,又纷纷创立书院。现在,这些一哄而起的书院,在全国总有数百座之多,生员已是大大超过了省府县各级官学的学生。这些年轻人再不热心科举,而是一门心思想着如何标新立异。朝廷创设学校,原意是为管理国家培植人才。那些名动朝野的心学大

师们创设书院,想的却是按他们的意愿调唆青年士子,如何与朝廷分庭抗礼。如果听凭这些人胡闹下去,若干年后,朝廷岂不成了一个空架子?”

金学曾娓娓道来,虽然说得波澜不惊,但陈瑞听了仍感受得到电光火石。关于“讲学”这里头的弊端,陈瑞不是看不到,他只是觉得这事儿属学台管辖,自己不必硬挤进去操一份闲心。不管怎么说,跑到别人的河里去抓鱼摸虾,终是官场大忌。金学曾当了学台大人已有半年多,两人虽曾多次会揖,但金学曾从不肯主动向他表达学政问题,他也懒得问。今晚上,金学曾猴儿巴急地跑来,却一改常态与他大侃特侃“讲学”的邪风,凭他的直觉,这只精狗子肯定是闻到了什么荤腥。他顿时多了个心眼儿,决定采用拔草寻蛇之法,把这位学台大人的心里话套出来。

“听金学台这么一说,下官才明白‘讲学’祸患无穷。徐显谟与赵应元,都是讲学的热心提倡者,如果从这方面考虑,给他俩的黜处倒也是合情合理,但让下官糊涂的是,吏部咨文为何不把这

真实的理由说出来呢?”

“据我猜想,这是首辅的策略。”

“啊?”

“以首辅一贯的思路,他对无关社稷苍生的空谈玄理始终深恶痛绝,他初任摄政之时,首先要解决吏治与财政两大问题,几年下来诸事已见成效。他也就能够腾出手来治理讲学了,但讲学之风,自嘉靖末年蔓延至今,已成痼疾。到近年来又有所演变,即朝廷中因循守旧的反对改革的官员,往往与谈命理的陆王追随者一道,借书院之讲坛,攻击万历新政。这一变化,尤为首辅所注目。因此,据我猜测,首辅肯定要对讲学之妖风行使雷霆手段了。这件事,因牵扯到天下读书人,最易引起非议,吏部处理徐显谟与赵应元二人,言在彼而意在此,咨文一出,先听听仕林的反应,再决定下一步的举措。”

“以你之见,首辅下一步的举措会是什么?”陈瑞的态度认真起来。

“查封全国的私设书院。”

金学曾说得很恳切。陈瑞眯眼儿一想,觉得金学曾的话有几分道理,但这事

儿与自己关系不大,便松下心来笑道:

“金学台分析得头头是道,反正你是个热闹人,走到哪里,都会弄得山呼海啸的。这回查封书院,你又要力拔头筹,创立奇功了。”

陈瑞的语气中既含有嘲讽,又含有羡慕,金学曾早把陈瑞一肚子杂碎看了个对心穿——这人是个老官场,谁在台上就认谁。吃准了这一点,他就对症下药下药:

“陈抚台,这回力拔头筹的,恐怕不会是我。”

“不是你,那会是谁呢?”

“你。”

“我?”

“对,是你!”金学曾瞅着陈瑞一张发愣的脸,神秘言道,“我刚才讲过,首辅查封书院,恐怕会使出雷霆手段。既是雷霆手段,就不是我们这些学官有能力做得出来的。”

“你是说……”

不知不觉,陈瑞已把身子凑近了金学曾。金学曾见他已入瓮,心中甚为高兴,问道: